

one Wallace suggestion that might favor the development of citizens, students and newspaper men between countries, which would eliminate the iron curtain.

is all for
try at

革命
民族
民主
自由
平等
团结
爱国
和平
民主
自由
平等
团结
爱国
和平

革命
民族
民主
自由
平等
团结
爱国
和平

革命
民族
民主
自由
平等
团结
爱国
和平

劉小蕙女士譯

朝鮮民間故事

女子書店出版

朝鮮民間事故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再版

印數一〇〇一至一〇〇〇

原譯者 法國 Serge Persky
轉譯者 劉小蕙女士
發行者 史蜂女士

印刷所

總發行所 女子書店

均總公司 上海牯嶺路十六號
利國益聯合印刷公司 上海霞飛路銘德里八號
分公司 愛多亞路五七三號

全一冊實價六角 外埠酌加運費

國內讀者郵購郵費加一
六

不准翻印

序

九月下旬聽說半農搬了房子，是嚴幾道的舊居，我便跑去一看，承半農領了我去看他很好的客室，書齋，以及花園假山之後，再回到客室來喝茶，他拿出一包原稿，先叫我看，再叫我做序。雖然我剛在看日知錄，「人之患在好爲人序」，這句話還熱辣辣地記在心裏，而且也實實在在地覺得序之難做，但是我立即答應了，因為老朋友的命令不好違背，半農的書要我做序我總有做，只要書裏邊所說是我有點懂的。

這回的書却不是半農自己的，乃是他的大女公子從法文譯出的一本朝鮮童話集。對於故集歌謠我本來也有點兒喜歡，不過最初的興趣是在民俗學的一方面，因為那時我所讀的三字經是兩本安特路闡所著的神話儀式與宗教，不免受了他的許多影響。近來在文學史的一方面又感到一點興趣，覺得這是文學的前史時期的殘存物，多少可以供我們作

想象的依據。我在《冰雪小品選序》上說過，「我想古今文藝的變遷曾有兩個大時期，一是集團的，一是個人的，普通文學史上所記大都是後期的事，但有些上代的遺留如歌謠了，也還能藉以推知前期的面影的百一。在美術上便比較地看得明白，繪畫完全個人化等，影響也稍有變動，至于建築，音樂，美術，工藝，如磁器等，都保存着原始的跡象，還是民族的集團的而非個人的藝術，所尋求表示的也是傳統的而非獨創的美。」民間師徒傳授的制度最能保存此類民族的藝術之精神，學子第一要銷除其個性，漸自汨沒于種性之中，一旦豁然貫通，便若有神憑依，點畫刻鏤，丹黃渲染，揮洒自如，如挾乾筆，雖出一手，而飫衆心，蓋其一筆一色之間實涵有千百年傳統的力焉。耳口相傳的藝術其流動性自然較多，但是其成分與形式總還有一種軌範，雖然一件藝術品未必能如浪漫的想象那樣可以是一個羣衆或委員會的出產，總之是經過他們的試驗與鑒可，有如秀才們的考試一般。所以，歌謠故事在當作文學看之後，有不少的文學史的意義，因為正如英國麥加洛克主教所說，童話正是「小說之童年」，而歌謠也實在有些是詩的祖母，有

些雖然也是詩的孫女。

現在講到朝鮮的童話，這却使我有點困難，沒有多少話可以說，我覺得對於朝鮮是那麼的生疏。六年前偶然從三輪環編的傳說之朝鮮中轉譯了幾篇故事，登在語絲上邊，附識中說過這幾句話：「無論朝鮮是否箕子之後，也不管他以前是藩屬不藩屬，就他的地位歷史講來，介在中日之間傳遞兩國的文化，是研究亞東文明的人所不應忽視的。我們知道日本學于本國文化研究上可以供給不少幫助，同時也應知道朝鮮所能給與的未必會少于日本。」關於朝鮮的藝術，我的知識只有李朝磁器的一點，這是從柳宗悅氏的書裏間接得來的，而且磁器又是很不好懂的一樣東西，但是我理論地推重朝鮮藝術與其研究的價值，毫不改變從前的意見。這種意見我知道難免有點失之迂闊，有點近於「大亞細亞主義」，或者又不合現今實際。但是這有什麼辦法呢，兩者都是事實，只好都承認罷了。中日韓的文化關係是久矣夫的事情了，中日韓的外交糾葛却也並不很近。清末章太炎先生亡命日本東京，常為日本人書孟子一段曰，「蓬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

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可以說是中國知識階級對於日本的最普通的感想，正如新希臘人之對於西歐的列強一樣。詩人擺倫曾經爲了希臘獨立戰爭不惜自己的身命，勃蘭特思博士數年前在所著希臘一書深悼古國之衰頹，歸罪于英法二國的陰謀，然而于事何濟，事實上希臘還是在半屬國的狀態，此不過表示天壤間尚有識者，不肯否認其文化上之負債，與一般古典學者共盡其涓埃之力而已。埃及亞刺伯印度希臘中國，都有同一的使命與運命，似乎不是新奇的偶然。日本之于德意志可以說是有殺羿的意味，對於中國彷彿只是暴發人家子弟搗毀多年的餅師老鋪，這裏發賣的糖燒餅雖然也會吃壞了胃，養成疳積，但一方面得到的滋養原來也當不少罷，搗毀餅店是一事實，暴發子弟與餅師店關係也是一事實，在人智未進的現在，兩眼只能分算，雖然這樣辦已經不是很容易的事。在平壤仁川瀋陽錦州大暴動之後，來檢點日韓的藝術文化，加以了解與賞識，這在熱血的青年們恐怕有點難能亦未可知，但是我想這是我們所應當努力的。

這冊朝鮮童話集內共二十篇，都是很有意思的故事，給兒童看可以消遣，大人看了

可以從其中得好些研究比較的資料。據半農說原本是俄人編述的，後來譯成法文，還由劉育厚女士以她在巴黎本場學來的法文及家學淵源的漢文，把牠譯出，又經過半農的校訂，譯文的善美是我覺得可以保證的。但是看了此書，不免發生感慨，想起十三四年前到西板橋大街去看半農的時候，這位小蕙姑娘實在還小得很哩，恐怕興趣還只在吃糖，雖然現在或者也還可以有這興趣，但總之已大有改變，如這譯述即是其一，這彷彿只是幾映眼的中間的事，那麼我們老輩又怎麼能不老朽呢？半農雖遠沒有長什麼鬍子，英氣也始終不衰，年紀却總和我一樣地增加了，回過頭去看看，後生可畏原也是可喜，但對於我們自己却不能不有尙須努力之感焉耳。

民國二十年十月二十日，周作人于北平苦雨齋。

序

這是小蕙女士譯的一冊朝鮮民間故事集，半農先生遠遠地從北平寄給我，要我替她印行，現在總算出版了。這，在我這忝頤做叔叔的人，總算是盡了一點小小的責任，雖然明知道這書的印刷方面也許有缺點。

記得的我和曙天北京結婚的那年，小蕙女士梳着雙辮隨着半農先生來中央飯店送賀。那時小蕙女士還只七八歲吧。然而她的法文的程度已很高。現在隔了數年，小蕙女士居然有這樣流利的譯本擺在我們的面前了。這在我這不長進的人，讀了這冊故事，覺得十分慚愧。然而，是十分歡喜的。我希望小蕙女士將來能有更好的譯本書給我們閱讀，使我們這些老一輩人知道奮興，使天下的青年人喜歡讚嘆。像小蕙女士那樣聰明和好學，我知道這希望是容易達到的。

我沒有什麼話說，只寫這幾句老言常說，來表示我的歡喜和希望。

衣萍 五，二十四，一九三二〇

朝鮮民間故事目錄

序一	一
序二	一
校後語	一
八去福	一
卜者	一
沈清	一
孔夫子	一
畫家	一
李無憂	一
高興吉氏	一
蓮池	一

車福	四九
蜈蚣精	五三
叔父	五七
梁與石氏	六三
貓	六七
月梅氏	七五
一個不忠實的朋友	八三
鳥語	九三
孤兒	九七
兩塊石	一〇一
奴的妻	一〇三
誓約	一〇七



鴛

他停住了他的牛，向她說：“愛我吧！做我的妻！”

原
书
空
白
页

『我愛一個八去福，』周氏說，『我不能再愛別人了。但是，如果你願意，我們拜爲兄妹吧！』

於是他們便照了本國的風俗結爲兄妹。各人把手指上劃破一點，用流下來的血，在一塊衣角上寫明了姓名，隨將那塊血布撕下來交換了，他們就分別了。

周氏被疲倦所壓迫，走到一塊裏去休息。她往地上一躺，就睡着了。在夢中，她看見一個臉與頭髮和銀一般白的老人，向她說：『我是騎牛的少年，就是和你結拜兄妹的少年。我是這平原的神，我知道你的願望。我給你這一小袋米，這是永遠不會空的。』老人說完，便不見了，周氏也就醒了。

她拿起身旁的小米袋，重新走她的路。

在平原的那頭，聳起一座大山。她爬上了山，看見一座森林蓋着山頂。在這森林的中間，有一座小的茅屋。屋中火爐的前面，坐着一個少年樵夫，正在那裏看守一個煮着開水的湯罐。

周氏在門口向少年鞠了個躬，問：『在這水中，你放些什麼呵？』樵夫說：『我沒有什麼可以放在裏面，因為米和小米都沒有了。』

周氏走進了茅屋，從米袋中拿出一粒米，仍在湯罐中，湯罐中立刻充滿了雪白的米飯，周氏和樵夫飽吃了一頓。

『愛我吧！我們結爲夫婦。』她的伴侶說。

『我不能愛你，』周氏說，『我愛我的丈夫，他是一個八去福。但是，如果你願意，我就做你的妹妹吧！』於是他們又拜爲兄妹。

不一會，夜晚降了下來，周氏深深的睡着了，那臉與髮都白的像銀子一般的老人，又在她的新夢中出現了。在周氏醒的時候，她已看不見茅屋和樵夫，只在她的身旁，有許多金塊。

『呵！幸虧有這金子呵，』周氏喜歡的叫喊起來，『我能在這裏造起一座城池，從四面八方來的飢餓的人民中，說不定我能找到我的八去福。』

她照她自己的話了，飢餓的人同窮苦的人全到她所造成的城中來，她的願望也就完了。

一天，她的丈夫黃童果然來到了，她一眼瞥見了他，就飛也似的迎上前去，很溫柔的怪他為什麼要離開她；且叫他起誓：此後不再把她拋棄。

自此以後，黃童與周氏過了許多快活的日子，把喫的和喝的施捨給可憐的人們。

(二)

一天，周氏沒有了零錢，要到鄰城裏去兌金子。她拿了一隻元寶交給她的丈夫，叫他去多換些小錠；有了這小錠，他們可以隨時換小銅錢，他就可以不必常上鄰城去，把她一個人丟在家裏了。

八去福拿元寶放在驢背上，就向前走去。他應當渡過一條溪。在平時，這溪並不大小也不深，但這時正在大雨之後，水量加多，當他渡過去的時候，驢子同他身上所載的物件完全落到水中去了。